十三經類語　序

口 12
2989
1

口12
2989
1-13
口12
2989
1

豫章羅文止先生手定

十三經類語

鈐岡東觀閣
石古齋仝校

鈐怀甘隸集
杜水金台集

86

十三經類語序

昔孔氏刪述古文。要諸六籍。其身通者七十二人。自游夏荀孟之徒。遞

相祖授。各有淵源。要之
不離經解者近是。漢室
丁秦火之餘。力購古書。
進明經高第。而諸儒人

是所師。樂經以亾散罕
習者。詩、書、易、禮、春、秋。則
具有專家。不下十數。其
孝經爾雅。於論孟諸篇。雖

誦習師尊之。弗獲比於
經籍。晉魏而降。儒者或
盛、或衰。而傳經戸說。以
名則六。以實則五。其大

常也。暨唐貞觀中。右文
釐始。詔於五經外。復益
以八。號十三經。大抵取
漢儒舊詁爲註。而疏則

雷氏古誤

世南師古之倫集之五
季暨宋因任弗改
明興推本聖教獨用五經
取士而十三經註疏一
書亦復頒之學宮俾師
生考識焉然而制科之
設唯尚專經諸父兄子
弟屈首搤摹不敢復論

繩墨之外。近乃古學振興。恥以一義自蓋。無慮春秋弦誦。卽十三經而下。皆津津知所染指矣

迺西江文止羅子更爲比而屬之別白科指。各有條分。而錢江魯孔式氏既得其編。兼附以註。

名曰十三經類語。屬序於予。予故性不喜觀類書。以爲賢者通經學古。即不屑章句一切。安用是戔戔者爲。況且類不能無擇。擇不能無節。既滋割裂。更貽掛漏。將使聖經不獲自全於天下。

而寻後生晚進以喻便
不學之途也雖然極其
救而攻之抑一端耳是
書也行乃有五利焉夫
羣經散布統會易忽條
析縷縷則成說刻心故
眥山蕘子教人讀書當
作數廻過每一過以類

求之此卽法其遺意利
於記憶者一也遐言樹
義端以類從區畫在胸
則揮毫絡繹故昔孝標
徵事多至數十斷以參
伍襍治得其要領利于
驅使者一也著作之林
競稱博易中宵北走則

引事謬違故矜慎立言
不妨簡覈苟別類於稽
可免貽噬貽祭獺利于省
覽者一也訓詁奥衍窮
日難周句義弗通則望
洋殊苦故不求甚解務
在坦白寓目易曉何至
妄竄金根利于詮釋者

一也。卷帙浩繁。觀覽輒倦。且或限于資力。富兒藏書不解讀。貧士彊記弗能購。而連床架屋。負笈難携。今則賈廉帙省。不必大力負之以趨。利於市購囊挈者。一也。雖有一敝不以損其五利。

況在學者得是書而善用之。不以捷忘其勤。不以條析忘其大全。斟酌會通。抑亦可以有利而無敝。作者。後生。黽勉初學諸書。不較彼類函又多乎哉。異日經生家

不惟染指於是而且得所厭飫焉予卽烏敢短之也遂不辭而爲之序

時

崇禎庚辰春日婁東張溥撰

十三經序論選目

易經		
易序	程頤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程傳序	程頤	
傳易之人		
易略例	王弼	

蜀都 何兆聖大生 輯

書經　孔穎達
尚書正義序　孔安國
尚書註疏序
詩經　卜子夏
詩大序
詩譜序　孔穎達
毛詩正義序
春秋

春秋左傳註序　杜預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春秋公羊註疏序　何休
春秋穀梁註疏序　范甯
禮記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周禮興廢論　賈公彥
儀禮註疏序

論語　論語序　何晏
孟子　孟子正義序　孫奭
孝經　孝經註疏序　傳注
爾雅　爾雅註疏序　郝璞

附　十三經註疏序　瞿景淳

易序

易之為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

儀。細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斆其智。情偽出馬。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

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學者所當知也。

周易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酌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

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凡聖時應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難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斷就所之說斯乃義涉於糟氏非為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為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此月令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以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

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治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為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幸也。欲取改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勅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為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為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豪而制衆。變而能通。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来。故序大略。附之卷首爾。

周易程子傳序

程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有餘字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占其吉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子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

傳易之人

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以後。傳授不絕。案儒林傳云。商瞿子木。本授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為卜筮之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菑川楊何字叔元。叔元傳京房。京房傳梁丘賀。賀子臨。臨御史大

夫王駿。其後丁寬又別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讎。施讎授張禹。張禹授彭宣。此前漢大略傳授之人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等。及王輔嗣也。

易略例

王弼

明彖

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辨是與非。

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恠也。揆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為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復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

明爻通變

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偽之所為也。夫情

僞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繇好靜。質柔愛剸。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慮不能宣其算數。聖明不能為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為之乎豈在夫大哉。陵三軍者或惧於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於酒色之娛。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名雲者龍。命呂者律。故二女相違而剉柔合體。隆墀永嘆。遠聲必盈。校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垂遠。苟明其趣。不煩疆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故有善邇而遠至命宮而商應。修卜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是故情僞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徃則違。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而後有名。不知其所以為主。鼓舞而天下從。見乎其情者也。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

變。

明卦適變通爻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執度。動靜屈伸。故名其卦。則凶吉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

憂垂遠。苟明其趣。不煩疆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故有善適而遠至。命宮而商應。修卜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是故情偽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故擬議以成其變化。語成而後有格。不知其所以為主。鼓舞而天下從。見乎其情者也。是故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無體。一陰一陽而無窮。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

變

明卦適變通爻

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吉凶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故名其卦則凶吉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

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

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孔穎達

尚書正義序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訓或誥。或誓或命。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所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興。謨誥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

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
擥機要。斷唐虞下終秦纂時經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
之羽毛。校犀象之牙角。鑒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
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
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
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糟粕俱燼。漢氏大濟區
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古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
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熹熲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
安國註之。寖遺亟盡。遂寢而不用。庶及魏晉。方始稍興。故
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
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然古文經雖早
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
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
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自趣多或
因循怡糅註。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
識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為益。

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詁。惟在近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弊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恣對文。斯乃鼓心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為此也。

尚書註疏序　孔安國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使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應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王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

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二篇合為一康五之誥合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侍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来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詩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

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慽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迄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太王

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廢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共礼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絶矣故

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數歲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思則寡其諸君子庶

樂於是興。

毛詩正義序　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醺和。則歡娛被於湖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止。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寘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鸑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

先同夫開闢詩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詘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羲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十成康沒而頌聲寖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纂正遺文緝其精華祇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秦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正燔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魯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斯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綴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

勅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上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踬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云

春秋序

杜預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建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

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明明赴告策書諸所記註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榮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徑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刋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

以合異隨義而數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數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

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曰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汚直書其事具又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忘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權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論皆不其然荅曰春秋皆以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

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虛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揔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蘭二傳以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超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劉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纂劉賈許頴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庶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葉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虞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亂作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麼數。附其行事。採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来。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麼。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詞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已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莫先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典則貽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設其來尚矣

郯子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當周室之衰陪臣執國命非聖人孰能興之平輔言其順百刻論順軌非聖人孰能興之平輔言其順百刻論順軌為東周安此其義也若夫非聖人之事非聖人之言非聖人之事則書非聖人之言則書東周安此其義也若夫非聖人之事則書非聖人之言則書其聖人之事則書非聖人之言則書其聖人之言則書其聖人之事則書其聖人之言則書其聖人之事則書其聖人之言則書其聖人之事

但年祀緜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逸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衢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被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回軒史之有得共櫬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謂不動而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湮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戴履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毋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

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言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戝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蠭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

春秋公羊註疏序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稜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多惑致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閒。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酸嘲。辭援引他經。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尤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

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特論。敗績共樓之過。
我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
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穀梁註疏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
國有滛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回蒙而作。民俗染化而
遷。陰陽為之忒。慶七曜為之盈縮。山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
痛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
之諷興。夫嫡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
之怨張。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
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

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
胥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
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亾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
僭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
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
者在已於是魯大師而正雅頌曰魯史而修春秋別黍離
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
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曰苑以託始談二儀之化
育賛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揔
領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
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
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濟德獨運者無
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
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
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
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

而大義乖。左氏以闔閭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寶傾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辨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

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於吳乃師門生故吏我兄弟子侄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未學不經師匠辯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起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太山其頹甫舅墓次死亡無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隆徒弟彫落三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云爾春秋穀梁傳集解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蹤者實亦無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循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方用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

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捭豚土鼓乃雲門之奏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緩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經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祐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頹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乘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聞錯摠鳩聚

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右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本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

周禮

自漢除挾書。齊魯諸儒。執經競進。傳儀禮者。始於高堂生。傳大戴禮者。始於瑕丘蕭奮。周禮之書未出也。河間獻王。得諸李氏。而曰以上諸秘府。維時學官博士。顓門持業。非其師說不稱。而譬然求所以相牒。一有異聞。隨聲雷詆。漢武帝以為瀆亂不經之書。蓋諸儒之說誤之也。自劉歆好之。賈鄭父子習而宗之。其說遂稍傳於世。至王仲淹氏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宋仲晦氏曰。周官布護周密。乃姬公

運用天理之書。蓋至定而其論始定矣。然六官之中。惟冬官缺焉。河間獻王。補之以考工記。取工匠器械之事。與治教政刑。躋而並列。遂使其書不信於天下。故世儒訊之曰。累周禮者劉德也。非此之謂耶。乃潛心是經者。又綱羅遺失。探討尋繹。各以意見為之說。宋葉時之補亡。元吳澄之考說。其最著者也。時之言曰。秋官有典瑞。夏官有量人。天官有梁人。地官有鼓人。以至巾車司裘司爟之職秩然具在。蓋謂冬官實未嘗亡。而散見於五官之中也。澄之為書麗內史司士於天官。麗大司樂諸子於地官。麗封人牧人於春官。麗銜枚司隸於夏官。麗司馭司稽於秋官。而縣帥壓人等戰。則以為冬官之屬。蓋謂五官互見。而冬官未嘗缺也。主葉氏之說。則冬官獨專而五官反淆。主吳氏之說。則銓次失倫。而意義乖析。俞廷椿之復古編。王次點之訂義。丘吉甫之全書。紛紜錯綜。莫知所遠。與之論議。其不為聚訟者幾希矣。此愚之所未解也。夫詩書六藝之教。必折衷於孔氏矣。孔氏之作春秋也。終於獲麟。距隱桓之

世。未甚遠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之訛。皆曰之而不改。故其言曰。多聞闕疑。又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六經自秦火以後。書亡四十三篇。二雅各亡其六篇。於聖人之經。則何嘗有所損哉。孟氏之言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班固之論禮經以為自孔子時而不具也。諸儒生於數千載之下。乃欲掇已去之藉。輯煨燼之餘。而以己意為之傳會。是以智有加於孔孟。然則聖人之經。終不可明乎。蓋聖人之經。聖人之心為之也。嘗觀周禮一書。纖悉具備自天官太宰。以逮於雍氏柞氏。自八典八則以建于草木昆虫。品式條貫。布濩流衍。而淵然盎然者。實充塞於其間。饒羞至瑣也。何與天官。鉅細一也。內政至密也。何與於太宰。宮府一也。馮相保章司天也。何與春官。天人一也。遂師司田野也。何與於夏官。兵農一也。山澤咨庾。民所需也。何與於司徒。富與教一也。自姬公制作之後。習而用之者何限。劉歆著六略。而六幹五均記名於泉府。王介甫訓釋萬餘言。而青苗市易藉口於國服。蘇綽用其五六而不足

以治周。蘇威用其八九而不足以治隋。彼周與隋循述用之。猶曰無益於治耳。劉歆王安石窮年矻矻。敝其精神於訓詁。而卒以其術禍天下。窮經不明之害。一至此極。乃世之逞其說者。猶紛紛而未已也。可怪也。太史公論帝德帝系二紀曰。搤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而申公之授詩也。毅皆則闕而弗傳。是孔氏信而好古之教也。

儀禮註疏序

賈公彥

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為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畧小。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

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案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弁既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童豎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案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虛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則經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經以表首以

黃氏公違鄭注黃之謬也略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宣易塗故悉鄙情聊出衆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為本擇善而從無增己義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茵大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取玫得無譏焉

論語序解

何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

孟子正義序

孫奭

夫揔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夷。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遏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

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於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

與之增明。雖俾測至文。莫窮奥妙。而廣傳博識。更俟於發揮云。

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為之音。則有張益丁公著。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偽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勅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龐。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蘩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為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

孝經註疏序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贊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

傳注

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
為表矣先儒或云夫子為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
曾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為請益問
荅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曾子洎遭暴秦焚
書並為煨燼漢膺天命復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
始傳之於世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註解之者迨及百
家至有唐之初雖備存秘府而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
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註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播於國

序然辭多紕繆理昧精研至唐玄宗朝乃詔群儒學官傳
其集議是以劉子玄辯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
多鄛俚不經其餘諸家註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明皇
遂於先儒註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義理允當者用
為註解至天寶二年註成頒行天下仍自八分
御札勒於石碑即今京兆石臺孝經是也

爾雅註疏序

郭璞

夫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揔絶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奥。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又能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鬲既辨。其業亦顯。英儒瞻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眈味。為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

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稡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闚羣言。劉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徵之。其所易了。闇而不論。別為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来君子。為亦有涉乎此也。

十三經註疏

言易。則始於田何之十二篇傳於梁丘而未盛。至王弼之學。主理略數。獨觀古今。其傳遂流。江左韓康伯那璹之徒。曰而疏之。雜取老莊。終貽不經之誚。以至異端競起。學之者起而難稽。則又何貴於疏義為也。言書。則古文得之壁中。以亟盡而復廢。至皇甫謐獨得其書。歷隋宋而始顯。江北巢倚費甝劉焯之徒。雖經註糅然。自趣多乖。終蹈淺略之弊。使人煩而多惑。則又何必於註糅為也。言詩。則始於

瞿景淳

毛公。而盛於韋賢。鄭康成為之箋之。其宣鞏正風。不可貶也。嗣後疏之者何胤全緩輩而惟劉焯兄弟為殊絕。觀其秀拔一時。騁轡千里。其諸儒之所撰讓者乎。言春秋則始於丘明。杜元凱為之訓之。其引經明義。如子應毋不可議也。厥後疏之者沈文何蘇寬而惟劉炫為最。觀其辨博罕儔鉤深致遠。其諸子之翹楚者乎。公羊堅守何休師之戴宏者也。膏肓之攻。厥辨已力。其師作解疑以難賈逵之長義。惜乎特論太過。反致共擾。使逵緣隙而奪之。君子有餘恨矣。穀梁集解范甯父子之家學也。劉名倒百餘條。以視諸儒同異之說。似亦為世所重者。然學不經師。終窮二傳之緒。是安得為通方之理乎。儀禮始於高堂生之十七篇。以授徐生。應蕭奮後蒼至兩戴而廖有斯暢。鄭玄註之。賈逵疏之。至宋楊復又為二百一十八圖以附之。用補大禮之缺。其制精而弗煩。朱子亟稱之宜矣。周禮作於周公。經畫明備。誠哉致太平之書也。漢初無聞。至劉歆而始著。通其說者。杜氏子春也。自後冬官獨缺。而全書莫見於天下。

故何休以為戰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為瀆亂不經之說
復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不有鄭玄篤信考古則聖經幾於
熄滅矣。禮記則二戴同師后蒼而共氏分門。王鄭宗本二
戴而同經異說。南北之派凡數十家而表之者惟皇甫侃
熊安而已。熊則背本經而據外義。較之皇甫近朕也。孝經
倡於何間頗之而註之者凡百家。孔安國尚古文劉炫宗
之不改。鄭玄主今文而陸澄駁訊其說不一。要之安國家
傳之學其庶幾也。論語一書有古文今文之異。

舉論而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孔安國獨解象論而馬融為
之訓。鄭玄益以齊古義說甚彰。王肅之徒相為羽翼。實何
晏之所宗也。孟子註於趙岐而陸善經宗之。其音釋則張
謐丁公著兩家。張氏徒分章句而遺漏頗多。丁氏稍釋旨
歸。時有偽謬。惟趙為近之。爾雅倡於周公而成於子夏。誠
九派之奧旨也。中道寖微。世罕聞之。自終軍豹鼠之辯。其
書始行。郭景純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
然具舉。考古之學其彬彬焉。然當時轉相傳授。亦有自来。

十三經類語 十三冊

故宋儒亦多因之。若文質三統。馬融之說也。九言老變。孔穎達之說也。趙盾許世子之弒。左氏公羊之說也。何洛表囊之符。宋廟昭穆之數。劉歆之說也。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鄭玄之說也。是知漢儒之學長於數。若儀文度數之繁。蟲魚草木之變。皆曲極其詳。其學也得聖人之博。宋儒之學。遂於理。若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皆深究其妙。其學也得聖人之精。合二者而一之。然後得聖人之全經。宋儒之學。大行之世。而漢儒為世所駁。豈不深可惜哉。